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

咸豐十年庚申。九月。丁酉。河南巡撫慶廉奏。竊臣於八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嘆咈兩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等因。欽此。當即恭錄咨照毛昶熙賈臻。一體欽遵辦理外。伏思嘆咈二逆。妄肆鴟張。意圖窺逼。以致

都城戒嚴。率土臣民。無不痛深髮指。臣前奉

諭旨。即經挑派彝勇川楚勇共三千名。飭令副將黃得魁。遊擊趙喜義。管帶。先後啟程。奏報在案。第以逆氛近逼。

宵旰焦勞。臣以豫省為北路門戶。邊防未靖。未能親督前驅。滅此

朝食。每一念及。不禁痛心疾首。中夜徬徨。茲復仰承
恩命。飭即親統兵勇。赴京援勦。得稍遂愚忱。感激奮興。莫可言
喻。當即飭令黃得魁。趙喜義等所帶勇隊。作為頭二起。迅
速前進。臣即於所部各營兵勇隊內。逐加挑選。擇其年力
精壯。技藝嫻熟者。分營管帶。編列隊伍。臣親加簡校。申明
紀律。其不能得力者。立時裁汰。另行分別募補。集成馬步
兵勇九千餘名。連黃得魁。趙喜義勇隊。共一萬二千餘名。
飛調得力將弁。剋日來營。以資管帶。一面飛飭省局。趕備
槍礮刀械火藥鉛丸等件。趕緊製造旗幟號衣。俾兵勇可
分起接續啟程。惟軍行首重糧餉。擬先帶一兩月兵勇口

糧。以資到京支發。臣於奉到

諭旨之日。立即飛致藩司。迅籌設措實銀十萬兩。以作臣尅日赴

援糧餉。臣定於九月初一日。由營啟程。到省後。再將巡撫

篆務。交藩司署理。即行統率兵勇。兼程赴援。以期會合諸

軍。共圖埽蕩。仰副我

皇上澄寇綏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慶廉奏遵旨統兵赴京援勦一摺。據稱於

所部各營兵勇內。挑選九千餘名。連貴得魁。趙喜義所帶勇隊。

共一萬二千餘名。並設措實銀十萬兩。以作糧餉。即行統率尅

日起程等語。足見該撫敵愾同仇。甚為勇往。惟前因河南捻匪

鴟張。官軍失利。恐慶康一經北上。捻匪即乘虛北竄。甚為可慮。當諭令該撫。斟酌辦理。現在夷人焚掠圓庭。稱兵要挾。守城王大臣業已令其入城。聽候恭親王等辦理撫局。儻撫局議定。即行退去。亦可不煩兵力。若再行猖獗。不得不痛加勦洗。著慶康行抵直隸境內。暫行紮住。聽候諭旨。再行前進。亦可兼顧本境捻匪。杜其北來。不至肆意紛竄。該撫既已出省。督兵需員。慶文著無庸來京。至所帶兵勇。尚可再加挑揀。精益求精。以期得力。勝保所調之黃得魁。趙喜義等。仍著迅速帶勇前來。歸勝保調遣。該撫請撥山陝餉銀。已寄諭該省矣。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稱拏玉

明。於八月十九日。在田莊臺防所。准錦州副都統來咨。恭
悉
乘輿巡幸木蘭。當因關外人心搖動。盜賊潛起。甚為可虞。亟應回
省統等全局。鎮壓撫綏。以固根本。與等景霖函商。意見相
同。隨即會同具奏在案。於二十二日拜摺後。起程回省。二
十六日行抵遼陽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十八
日本
上諭。咲咈兩夷奪我大沽礮臺之後。大肆猖獗等因。欽此。自應統
帶官兵。馳赴
行在。叩覲

天顏。以備扈從。惟調兵籌餉。製辦軍裝。均須到省商辦。當即兼程
前進。於二十七日回省。與耆倭仁悉心商酌。覆查奉天通
省所有官兵。業經儘數分派沿海防堵。現在省內官兵。僅
勝千餘。況金州海口。夷船去來靡定。更恐該夷在通州受
懲。分竄濱海肆擾。防兵仍應駐守。未便裁撤。省城根本重
地。

陵寢
宮殿。保護極為緊要。刻下人心惶惑。西北一帶。賊匪竊據。亟
宜彈壓緝捕。在在需兵。而木蘭護

駕之兵。尤為刻不容緩。耆等再四籌商。惟有先將熊岳駐紮之馬

隊五百名。飛速調回。連奴才玉明。帶回田莊臺馬隊二百。再由省挑選三百。共備馬隊一千名。惟熊岳調回馬隊。所乘大凌河馬匹。類多騾馬。羸瘦疲乏。不堪適用。亟須添補更換。而大凌河牧羣。現存馬匹無多。不敷撥用。應即由省採買馬六百匹。其軍火鍋帳器械餉需。均須趕緊備齊。所調馬隊兵一千名。俱係挑選曾經出征。年力精壯者。派令副都統銜協領常陞。候補協領穆錦。統帶。一俟齊集。於九月初六日。先令頭起官兵起程。奴才玉明。即分起陸續督催趲行。星夜馳赴熱河。叩謁

蹕宮。跪聆

聖訓。

硃批。知道了。

戊戌。察哈爾都統慶昀奏。竊自八月十五日前後。道路傳

言

京城一帶。逆夷猖獗。當派候補驍騎校訥莫春等前往密探。嗣於十八日。該員回口稟稱。偵得逆夷由通州已至朝陽門外。不時馳騁。各路軍營。連環北面一帶地方駐紮。居民尚屬安堵等語。其時此信一到張家口。商民亦覺浮言稍息。復經續派前鋒萬福等。星夜接探去後。適值八月二十二日。張理廳有監犯五十餘名。白晝傷人。反獄脫逃之

案。迨至旗營得信。業已追捕無及。因而兩堡人心。又經惶惑。正在逐案行查間。據該兵丁等同口稟稱。偵得二十二日。逆夷益見猖狂。繞至

京畿北面。由清河一帶。直達

圓明園土道。見有夷人來往。洋銀買物。邀結人心各等語。奴才聞說之下。五內如焚。伏思奴才年雖六十。精力未衰。自顧愚頑。分應効命。當此夷勢鴟張。軍民震動之際。思之實深切齒。查張家口駐防旗營。額設馬甲六百名。閑散壯丁。尚復不少。與其株守一隅。武可領之愾敵。況現有暫捐虛銜兩項存款一萬六千餘兩。足數置造帳房買辦軍火。支給口

分等項之用。合無仰懇

聖恩。准由張家口駐防旗營馬步甲兵。以及閑散中。挑選精壯五六百名。酌派營總隊官並文案等事各員名。共作一起。由

奴才管帶。前赴

行在。隨

駕當差。抑或應赴何處防堵之處。恭候

欽定。如蒙

俞允。所有察哈爾都統印信。奴才應行隨帶。以便行文。其軍牧關防。擬交各該軍值年主事等。暫行看管。軍臺關防。擬派協領一員管理。至於一切日行事件。即令該員自用本任關防。

代折代代行。以待副都統康至到任。再行接辦。

慶昀又奏。本年春間。遵

旨調到西林郭勒官兵一千名。在察哈爾正藍旗地方。駐紮操演。

計今已逾半年。且其地方相離熱河。不過五六百里。間距

圍場尤近。當此

聖駕駐蹕。防守應嚴。此項官兵。可否令其移營熱河。仍令總管珠

克都爾帕木照料。仍由多倫廳支給口分。抑或調至古北

口內外地方防堵。或仍令操演。另作準備差遣之處。理合

一併請

旨遵辦。

諭軍機大臣等。慶昀奏請帶官兵前赴行在一摺。據稱探聞夷匪猖獗。繞至京北。請由張家口駐防額營內挑選精壯五六百名。帶赴行在。隨營當差。或派往何處防堵。請旨遵行等語。現在夷務未定。張家口地方。直通庫倫恰克圖等處。亟應嚴行防範。且兩堡人心惶惑。尤須妥為彈壓。以資鎮靜。慶昀著無庸前來。仍督率各員。勤加偵探。實力稽查。以防姦宄。而定人心。另片奏請將西林郭勒官兵。調至熱河等語。此項官兵。仍著在察哈爾正藍旗地方駐紮。飭令該總管珠克都爾帕木。認真操演。聽候調遣。無庸調赴熱河。

慶昀又奏。竊查節次欽奉

諭旨。飭查口外元寶溝與三寶溝因何互異。當將蜜札委員。分頭

往查情形。隨時奏蒙

聖鑒在案。嗣經訊據挐獲之吳金榜家人太平兒供稱。元寶溝在三寶溝西北。舊名紛克圖溝。元寶溝之名。係吳金榜自行更改。吳金榜等交接盜匪。曾在其內窩藏等語。復將太平兒。飭交協領舒都爾古。帶同前往三寶溝地方。令其當面指引查勘去後。茲據回口稟稱。吳金榜認墾之地。在張家口外西北。約三百餘里。周圍百數十里。自張理廳民界西北行。經霍碩克圖壩叟吉塔爾朗口布岱花。至察汗赤魯臺。今改名白石頭溝。由察汗赤魯臺至湖普。即吳金榜所

居之處。今改名三寶溝。又自海晋素臺西北行。經芥哈圖瑪呢圖亦晋烏蘭哈達。至得博爾托懷。今改名菠萁灣。由菠萁灣亦至湖普。又自察哈爾正黄旗之佑安寺東北行。經烏蘭哈達得博爾托懷。亦至湖普。湖普新墾地界之外。西北三里許。正黄旗羊羣界内。有溝曰努克圖溝。據吳金榜之家人太平兒指稱。吳金榜將此溝改名元寶溝。查驗東西約長四五里。南北約寬三四丈或一二丈或數尺不等。南北皆土岡。約高二三丈。詢據附近各蒙古等。僉稱新開之地。原係公夾興牧厰。其間並無漢語地名。如三寶溝白石頭溝菠萁灣等名。均係開地之後。吳金榜等所改。

其餘各處地名。仍係蒙語。並未更改漢名。自是吳金榜認望地訛。居住湖普後。將附近地名。任意編造。又將努克圖溝改呼為元寶溝無疑等語。又據佐領明全稟稱奉飭暗向販茶商民。訪查得張家口至恰克圖。計程約四千三百餘里。其山川險要之地。均在喀爾喀四部落地方。察哈爾界內。地多平原曠野。間有崎嶇之處。不在衝途。無險可扼由口赴恰道路。除軍臺之外。商賈之路有三。分東西中。東路自烏藍壩入察哈爾正藍旗界。經內札薩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爾貝子等旗游牧。入外薩克車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經達里岡愛東界。入車臣汗

部落之貝勒等旗游牧。達於庫倫。由庫倫方達恰克圖。此東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壩河洛壩。經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圖什業圖汗旗。至三音諾彥旗。分為兩路。其一西達里雅素臺科布多。其一東達庫倫。由庫倫達恰克圖。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門外西溝之僧濟圖壩經大紅溝黑白城子鑲黃旗牛羣大馬羣鑲黃旗羊羣各游牧。入右翼蘇呢特王旗。經圖什業圖汗旗車臣汗部落之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魯倫河。達庫倫方達恰克圖。此中一路也。其自潘陽赴恰者。係行多倫諾爾廳界。入察哈爾旗界併路。其自歸化城赴恰者。係行察哈爾北界。毗連蘇

呢特王旗地方併路等語。維時參贊先已咨札舒都爾古令

其不動聲色。而向該員素識之明白可靠蒙古官員。各就

所轄。隨時留意。暗中訪察。儻有俄夷消息。不論何處何人。

即行飛報。斷不准張大其事。致啟他端。現在僉稱只有賊

匪行踪。並無俄夷來去。

硃批。覽奏均悉。

己亥。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本

月初三日。將夷人進城後籌辦情形。業經由六百里馳奏

在案。查臣等於初二日。給與咉咈兩夷照會。詢以何日換

約。該酋久未照覆。城內夷兵。間有遊行街市。尚無滋擾。初四日亥刻。接到嘆咈兩夷照會。並嘆夷偽將軍克酋照會一件。均藉口於前獲夷兵二十餘名。監禁凌虐。嘆夷則稱欲賠恤銀三十萬兩。及拆毀

圓明園宮殿。咈夷則稱給銀二十萬兩。及康熙年間各省天主堂。並傳教人墳塋。查明給還。均定於初七日照覆。初九日給銀。初十日畫押換約各等語。種種狂悖情形。實堪髮指。臣等伏思逆情猖獗。非勦撫兼用、斷不能杜其要挾之謀。然必有自守之策。而後或勦或撫、均可相機而行、不致動形掣肘。以

都城雖堞堅厚。即逆夷礮火猛烈。尚可憑高自固。如城中於
釋放巴首後。盡心防守。共濟艱難。該夷豈能遽行得志。現
在天氣漸寒。該夷紮營城外。進退無據。臣等乘機辦撫。亦
可籠就範圍。乃該王大臣巧為御責。輒稱訂期開城。為
宗
社蒼生之福。殊不知開門揖盜。何福可言。迨該夷進城後。慶惠等
來見。詢以何所主見。輒行閉城。僅稱不能禁止兵丁。別無
把握。可見該王大臣等被夷人虛聲恫喝。為一身自全之
計。初非為大局起見也。臣等接閱該夷照會。任情要挾。有
萬不可允之處。然一經駁斥。必致決裂。現已反客為主。在

我幾成內外受敵之形。而賊轉有戰守兼全之勢。且恐擾

及

宮庭。所傷必多。而一味遷就。又復何所底止。勝保所帶馬步各軍。雖遠來疲乏。亦尚可督帶襲擊。但恐城外攻剿。未操必勝之權。而城內已成糜爛。且天津後路團練節據焦祐瀛等函稱。均係烏合之衆。未可深恃。通盤籌畫。未能計出萬全。昨日慶惠周祖培陳孚恩趙光賈楨麟魁同至城外。詢以何策。則均以悉允所請為詞。臣等輾轉思維。實無良法。是以給以照覆。暫為羈縻。如果別無枝節。尚可屆期換約。現飭恆祺等前往妥為商訂。設有反覆。即將允給銀兩

暫緩給予。以免墮其奸計。前據俄羅斯伊肯來文屢請前
赴英咈夷營。代為說合。昨又據崇厚恆祺等面稱該酋現
已進城。暫住北館。仍自請赴英咈兩夷營勸阻。允給銀兩
尚可從緩。且可酌減。並稱不致久駐京師。夷兵亦令退至
大沽等處。不便駐紮近京地方等語。臣等明知此事係俄
夷慫慂。今為此言。何可盡信。然解鈴繫鈴。究出一手。若不
允其前往。難保不倍加作祟。因給與照覆。令其前赴勸阻。
設能如其所言。於撫局不無稗益。而伊酋事後如有要求。
再作理論。本日早間。復據恆祺崇厚來寓。面稱咈夷
帶兵官孟酋。向該員等密語。以英夷狂悖過甚。心中頗為

不服。不願與該夷同在一處。無如噶酋與彌酋同辦一事。未便明言。天氣寒冷。難以在此過冬。如可早日換約。即願退兵等語。臣等伏思嘆夷桀驁狂妄。亦恃咈夷為黨與。如可乘此離間。使咈夷先行退兵。則嘆夷之勢既孤。議撫既可冀有端緒。即議剿亦較易制勝。因令慶英等密為開導。儻無中變情形。即當相機辦理。總之處此艱難之會。計窮力竭。為此委曲求全之計。均出於萬不得已。若城守嚴密。何至為人所制。不能使布至於此極。此所以再四躊躇。不能不痛恨於僨事諸臣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於初四日亥刻。接到嘆夷照會。聲

稱被獲夷兵。淩虐過嚴。欲圻毀

圓明園等處

宮殿。當即連夜札調恆祺來寓。令其前往阻止。乃初五日辰刻。該卿來後。正在諄囑商辦間。即見西北一帶。煙焰忽熾。旋接探報。夷人帶有馬步數千名。前赴海淀一帶。將

圓明園

三山等處

宮殿焚燒。臣等登高瞭望。見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慘目。所不忍言。該夷到後。以大隊分紮各要隘。探報無從前進。其焚燬確有幾處。容俟查明。再行詳細具奏。據恆祺面稟。該夷

云。藉此洩憤。如派兵攔阻。必於城內

宮殿拆燬。以送其毒等語。臣等辦理議撫。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祇因夷兵已擁入城。不得已顧全大局。未敢輕於進勦。目覩情形。痛哭無以自容。

硃批。覽奏曷勝憤怒。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辦理撫局。並調兵籌餉。事務紛繁。差委需員。適有二品頂戴長蘆鹽運使崇厚鹽運使銜天津道孫治鹽運使銜通永道德椿奉差前來。察看該司等辦事勤能。堪以差委。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正在具摺間。接奉寄信

諭旨。著恭親王等於京城西北附近地方。擇地駐紮。文祥便可兼顧園庭。仍隨恭親王辦理一切等因。欽此。查二十二日以後。夷人於德勝安定門外。至海淀等處。成羣結隊。時來時往。若於西北一帶駐紮。城中信息隔絕。於辦撫事宜。往來實多不便。儻該夷於就近處潛來窺伺。一時兵力未能得手。恐轉致引賊北犯。於大局更有關礙。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前因武備院卿恒祺。以辦理撫事。須有幫辦之人。經臣等札飭前任倉場侍郎崇綸幫同辦理。奏

明在案。現在議撫各事宜。頭緒紛繁。該卿等往來仍恐未

能兼顧。臣等因復札飭倉場侍郎成琦幫同辦理。以期無

誤。

硃批。知道了。

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正興恭親王奕訢等會同具摺

於初五日亥刻。接奉初二日寄

諭現在夷人已退至黑寺等因。欽此。查夷人自退至黑寺後。海淀

土匪。歷次拏獲多名。即行正法。貝子綿勳帶兵一千名。赴

圓明園彈壓。往者不過二百餘名。土匪聞知。即句結夷人。帶

隊來撲。綿勳衆寡不敵。幾為所獲。嗣後夷人時有往來窺

伺。土匪因之肆擾。昨日午刻。逆夷又糾合馬步數千名。焚

燒

圓明園等處

宮殿。火光燭天。至今未熄。土匪乘機而起。其勢甚張。非悉數捕獲嚴懲。不足以靖奸宄。惟奴才於前日進城。察看動靜。皆帶健銳。火器。兩營兵數名。同往。該兵弁聞有夷兵。不敢入城。輒行逃散。兵情恇怯至此。現在撫議尚未定局。設令帶兵前往。該夷聞知。必來攻城。既無得力官兵。足以抵禦。且恐交仗之後。城內別生枝節。於土匪未能勒捕。而夷兵在城中。更肆滋擾。因擬趕緊設法辦撫。儻能於初十日換約。

夷兵退紮較遠。即可督兵前往。搜捕海淀西北一帶土匪。

斷不任其橫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撫議情形。業經於本月初四初六等日。兩次諭令迅速進城換約。免致另生枝節。本日據恭親王等奏。接到暎咈照會。設法羈縻一摺。該夷狂悖情形。實堪髮指。惟業已入城。一經駁斥。必致決裂。只可委曲將就。以期保全大局。俱著照恭親王等所議辦理。該夷既訂期初十日換約。計諭旨到時。和約已換。換約後如何情形。務即迅速馳奏。俄酋既願從中說合。不必拒絕。設能如其所言。於撫局不無裨益。文祥奏請俟撫議就緒。再行督捕土匪之處。此等匪徒。必

須搜捕淨盡。以示懲儆。現時既未便查辦。著照所請行。

又

諭。前據文煜奏。暫回省城。調齊兵勇。星夜北上等語。現在夷務雖經恭親王等辦理撫局。惟該夷肆意要求。時有反覆。仍令勝保嚴兵以待。因思勦撫尚未定局。各兵勇到京後。遲延觀望。轉恐致懈軍心。且曹單一帶。時有土匪竄伺。若巡撫帶兵遠出。必致人心惶惑。著文煜統帶兵勇。至直隸境內。暫行擇地紮住。聽候勝保調遣。再行前進。既可就近接應。亦可兼顧本省。此時大兵雲集。需餉浩繁。此項兵餉。仍飭山東藩司籌畫。源源接濟。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英桂奏親自督兵並先派令慶德帶領本標官兵星夜兼程赴京等語現在夷務雖經恭親王辦理撫局惟該夷肆意要挾狂悖桀驁殊出情理之外仍令勝保嚴兵以待因思勦撫尚未定局各兵勇到京後遲延觀望轉恐生懈且巡撫帶兵遠離必致人心惶惑除慶德仍遵前旨帶兵赴京聽候勝保調遣外英桂所帶官兵一入直境即可紮住聽候勝保劄調再行前進既可就近應援亦可兼顧本省此時大兵雲集需餉浩繁此項仍由山西籌畫源源接濟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頭品頂帶候補侍郎奴才勝保奏竊奴才前將援兵到京數

目○奏
聞在案○自二十九日以後○西安六起營總觀隆○七起營總德克敦
布營○馬隊八百名○總兵伊綿阿○所帶之前起陝西官兵二
千名○天津鎮總兵冷慶○大沽協副將徐廷楷○所帶官兵三
千名○俱已陸續到來○均俱令其在西便門外之天寧寺一
帶○相度地勢○築營屯紮○其臨清協副將文英○所帶官兵一
千五百名○即今駐紮蘆溝橋○以為後路策應○聽候調遣○惟
各營帳房器械○多不齊全○均已於由河南運
旨解到之擡槍一千桿內○提出四百五十桿○解京交守城王大臣
分撥應用○其餘五百五十桿○發交直隸糧臺○配給新到官

兵。以資攻勦。又咨行工部。及武備院。調取帳房火藥鉛丸。
俾資接濟。其陝甘未到後起官兵二千二百名。及所調河
南之南陽彝勇川楚各勇三千名。並山東勇丁三千名。均
已報起程。行入直境。現已專弁飛提。以期尅日齊集。惟前
調之總兵張得勝。鮑超。各勇。及傅振邦撥來兵勇。既無到
來信息。亦未據報何日起程。應否再行飭催。出自
聖裁。奴才現在惟就已到各隊。勤加訓練。力求整頓。以冀休養兵力。
遵照
聖諭。不敢輕於一試。總期謀定後戰。計出萬全。至奴才既蒙
天恩。諭令總統各路援兵。責任至重。必須佐理有人。俾資襄贊。查

荆州將軍都興阿。前於充當侍衛時。曾隨勦獨流匪營數月。深為得力。且曾幫辦湖北軍務。今既統帶馬隊前來。可否仰懇

天恩。即飭該將軍。作為幫辦勦軍務。以助勦一臂之力。實於大局有裨。惟山東山西河南各省撫臣。現供奉

旨飭調勤王。勦愚以為該撫等。皆有封疆之責。現在夷務雖然喫重。但使兵力厚集。即足以資勦辦。該撫等似可無須親身前來。免致疏虞。至河南本省軍情尤為緊急。除所調之黃得魁趙喜義等勇丁。仍應飛速前進外。其慶廉。英桂。文煜等。可否

飭令暫緩來京。以免各該省空虛。其所自帶官兵。應否仍令前來

之處。伏候

聖明裁奪。至連日夷情。據恭親王等面稱。該夷因前被獲夷人。有

監斃短少之處。欲索現銀五十萬兩。作為撫償。並焚燬三

山。以洩其忿。然後再定期換約。種種意外要挾。實堪髮指

且該夷聲言。若我軍此時與之交仗。伊即逕攻

紫禁城。總由安定一門。為賊所踞。可以任所欲為。種種牽掣

貽患無窮。督本擬督隊馳赴海淀。奮力角戰。惟權其重輕

不得不存投鼠忌器之見。是以中止。每一念及。憤懣填胸

此時祇好待恭親王等議定和約。逆夷退出城門後。或一

切已允其所請。而仍不退兵。奴才即當親執桴鼓。督率諸軍。
誓與該夷決一血戰。以復
國家之讎。以紓臣民之憤而後已。再恭親王及桂良文祥等
現在設法議和。實因守城大臣獻於恆祺危詞聳惑。以致
城門為賊誘開。授人以柄。議戰議和。俱無把握。不得不委
曲求全。為力保
宗
社計。而其茹痛含憤。勢處萬難之情。莫可言狀。奴才惟有俟恭親王
等知照到日。應否決戰。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勝保奏。已到官兵數目。並請派大員督辦

一摺。據稱各省官兵。陸續已到六千五百名。現令分地屯紮。俟河南山東陝甘等省兵勇到齊。約有一萬五千餘名。兵力漸厚。著即勤加訓練。以成勁旅。所調張得勝絶超兩軍。尚未據該大臣等覆奏。苗練業經翁同書傳振邦飭知。亦尚無起程日期。調兵既多。糧餉為難。撫局如能速就。亦可不必再催。至慶廉自請帶兵勇一萬二千名前來。昨已諭令在直隸境內屯紮。聽候調遣。黄得魁等所帶之勇。仍令赴京。文煜英桂各帶兵一千。本日諭令暫紮入直地方。聽候勝保調遣。惟總兵慶德帶兵二千。令其剋期前進。該大臣請派都興阿幫辦之處。該將軍此時未報起程。著俟到京時。再降諭旨。

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奏。竊查奴才寶山。前以吉林兵一千名。留備防範之用。奏蒙

硃批。著即派寶山管帶調遣。欽此。伏查山海關。南濱海口八里。北距山根八里。長城邊關相聯。東西羅城通衢孔道。極險要隘。莫甚於此。其截留吉林兵一千名。業於八月二十四日到齊。遵

旨即飭帶兵官改為步隊。分布要隘防堵。奴才督同協領和盛阿順齡。於鎮城內外長邊一帶。周歷履勘情形。處處亟應戒嚴。所有滿營調防官兵以及截留吉林官兵。山永協營兵臨榆縣團勇。統計三千餘員名。均已擇要分布守禦。設有警

報馳至。隨地隨時調遣。總使內外聲氣相通。攻守相助。務

期鞏固城池。有備無患。

硃批。知道了。各項兵團。統歸汝調遣。

寶山又奏。前於八月二十九日。欽奉

諭旨。現在邊氛緊急。著即飛飭帶兵官。迅速前赴熱河。並著趕緊

迎提等因。欽此。遵

旨即於二十九日。委員侍文迎提在案。嗣於九月初三日。准黑龍

江將軍特普欽咨奉

上諭。黑龍江前隊西丹一千名。即抵山海關。著迅即飛飭速急折

赴熱河。後隊西丹一千名。勿庸進山海關。迅即由草地前來熱

河護駕等因。欽此。並稱此項西丹。由何處行走。折赴熱河。應由
盛京將軍指定。飛飭帶兵官遵照前進等因。奴才查黑龍江前
隊四起西丹一千名。自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四日。均
已進關。飭令出喜峯口。由平泉州直赴熱河在案。後隊四
起西丹一千名。若連鑣抵關。止可放進。接踵兼程前進。以
期便捷。未便截留久待。業於九月初三日。一面飛查
盛京將軍。迅將此項西丹。改由何道折赴熱河。立即見覆奏
報。一面委員遠探。據稱黑龍江後隊西丹一千名。俱已連
鑣前進。九月初五日。頭起業已抵關。奴才即於初六日。點查
進關。飭令兼程前進。一併出喜峯口。速赴熱河。正在具奏

聞。又於九月初四日。准
盛京將軍玉明咨稱。該將軍遵
旨帶領官兵。進山海關。馳赴熱河護
駕。等即飛知直隸總督。永平府知府。飭令經過州縣豫備應付。毋
誤軍行。
硃批。知道了。
辛丑。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
道御史陳鴻翊奏。竊臣等於八月十六日。接奉十二日寄
諭。令臣等激勵紳團。節節牽制等因。欽此。旋即探聞
皇上木蘭秋獮。夷匪逼近

京師。城內居民。遷徙紛紛。瞻望
闕廷。莫名悲憤。臣等祇王慶坨後。屢次派勇。會同恆福所派
奮勇隊。設法燒毀夷船。不意竟為所覺。防範愈形嚴密。該
夷運送器物。水陸結隊而行。即滄靜之勇。密赴賊營。亦俱
未能得手。十六日。天津官兵。在吳家場地方。斬殺夷匪。亦
未能掣動賊勢。臣興臣寬惠。晝夜籌思。萬分焦急。嗣於二
十二日。准恆福咨稱。恭親王奕訢札開。無論馬步官兵。鄉
團義勇。立即派委得力官紳。襄帶餱糧。星馳來京等因。是
時天津鎮協官兵。業經恆福催調前進。臣等所帶之勇。愈
形單薄。既不能牽掣後路。自應陸續北上。以壯聲威。當即

派令直隸候補知府劉策老。鹽山縣知縣李景沆等管帶
練勇八百餘名。由永清固安一帶。馳赴距京三十餘里之
黃村。與官兵聯絡聲勢。臣等暫駐永清。催調後路各勇。相
機前進。現又探聞八月二十九日。令夷人進城議撫。未知
如何定局。但冀速能有成。
聖駕回鑾。而人心自定。屆時臣等查看情形。即將所募之勇。量為
裁撤。以節糜費。
硃批。知道了。
焦祐瀛等又奏。再准恆福咨開。八月二十日。欽奉
上諭。恆福著即迅速到古北口內駐紮。其天津夷務。著即責成寬

惠等會同焦祐瀛等辦理等因欽此現在臣等帶勇北上去津

郡較遠查該處夷人尚不驚擾居民亦無土匪滋事王慶

坨一帶村莊聞通州開仗人心不無惶惑經臣等面諭紳

耆示以鎮靜亦頗安謐惟是夷蹤北犯

京師戒嚴臣等雖勇力單薄未能阻遏兇鋒而捫心自問實

屬庸懦無能有負

皇上委任相應請

旨將臣等交部嚴議以示懲儆

硃批數萬勁旅尚不能稍遏兇鋒汝等所齎之團焉能自敵所請

嚴議著寬免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竊維中國之馭外夷。必須威足以制之。而後恩足以結之。我
皇上德被寰區。
恩周中外。上籌
國計。下卹民生。明知暎咈等夷。犬羊之性。貪得無厭。而頻年議撫者。原欲暫事羈縻。期於相安無事也。乃該夷詭詐異常。句結各夷。串通漢奸。要求愈甚。近又竄踞津沽。蔓延
畿郊。大肆猖獗。我
皇上赫然震怒。調將徵兵。以期埽盪羣醜。凡屬血氣之倫。莫不攘臂奮呼。踴躍用命。臣受

恩深重。望

闕瞻依。謹就管見所及。敬為

皇上披瀝陳之。查夷人向以貿易為國。惟利是視。閱從前道光年間。暎夷由廣東竄擾江浙。係向各商舶稱貸而來。迨就撫後。所得僅敷還債。各商舶無可再借。是以十餘年。未敢再犯中國。此次連檣北竄。仍係各國湊集。有挾而求。希獲重利。並非覬覦土地。現已節近霜降。西北風漸行司令。該夷去國萬里。豈能日久逗留。況各國烏合。勝則相爭。敗則一閧而散。此一定之理也。

皇上深居端拱。

命將出師。不旬月間必將告捷。萬無意外之虞。湖查嘉慶十八年。

林逆滋事。變起倉卒。京外人心。大為震動。

仁宗睿皇帝駐蹕熱河。一聞警報。兼程

回鑾。入京之日。人心大定。此時逆夷雖竄近

畿郊。而京城守禦有備。尤非從前林逆之豫伏內應可比。臣

所謂

聖心亟宜堅定者此也。外間傳鈔

諭旨。斬獲黑白逆夷。分別優賞。洵足勵士氣而鼓人心。臣查調兵

外省。到京有需時日。本恐緩不濟急。況祇有此數。安能處

處分布。

畿輔近地。俱有民團。生長北方。習於剛勁。情殷敵愾者頗不乏人。如天津之張錦文等。前於三四年間。辦團擊賊。皆著戰功。榮膺

懋賞。此時若

明降諭旨。某縣團練殺賊立功。除照格給賞外。仍加廣學額。豁免錢糧。必能處處皆兵。不煩徵調。悉與夷逆為讎。從前廣東義民。為𠸄夷所懼。信而有徵。況

畿輔之民。沐浴

聖化。尤為優渥者乎。以臣所聞見。民間聞

朝廷為犬羊所侮。無不切齒痛心。怒髮衝冠。一見

恩旨。自當益切感奮。臣所謂俾臣民得抒義憤者此也。屢年議撫。而撫議無成。是向來主戰者。確有先見之明。非謂必不可撫。謂能勦而後能撫。非有以折其氣。必不能降其心也。僧格林沁為朝廷勳戚之臣。歷著戰功。能識大體。臣與其並不認識。而博採輿論。均謂樸誠勇敢。能與國家共休戚。能與士卒共甘苦。且所部蒙古。向稱富强。均有可用之力。前次天津之挫。由於逆情狡獪。而漢奸又洩我機謀。迨退守通州。布置未備。兵勇之銳氣未復。非督戰之罪也。臣愚以為

乾綱獨斷。宜專任僧格林沁一人。准其便宜行事。其餘將佐均歸節制。庶可事無牽掣。意無搖動。必可雪此讎恨。臣俯考史書。旁徵往事。若寇準高瓊之謀。不用於澶淵。則北宋早為南渡之舉。若李綱宗澤之計。不撓於羣議。則汴京安有靖康之憂。伏願

皇上勿為不戰所誤。勿以輕戰倖功。必能一鼓盪平。天下大局。即可轉危為安。此則臣千思萬慮。昕夕默禱而求者也。抑臣更有請者。臣才識迂拙。仰蒙

聖明委任視師。數年於戎事。稍有體會。今關根本重地。如此危急。不禁汗浹交流。寢食俱廢。儻蒙

俯採芻言。臣情願即刻北上。隨同僧格林沁身任其事。如有貽誤。
願執其咎。以期殫竭血忱。稍資補救。斷不敢以孟浪之談。
上瀆
聖聽也。

硃批。覽奏已悉。現已退守臨淮。況圍攻鳳陽二城賊氛正熾。汝斷
難遠離。所請勿庸議。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奏。九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初四日
奉
上諭。圓明園地方。有土匪出沒。若不即早肅清。將來聚集日多。更
難撲滅。於餉需文報往來。均有關繫。著僧格林沁等。迅即派員

招集潰兵。查拏土匪。疏通道路。是為至要等因。欽此。奴才業經派
員帶兵。時常前往巡查。以期鎮定人心。查該夷因前獲之
吧嘎囉等三十餘名。已死過半。是以於初五初六等日。復
又分股燒燬
圓明園三山等處。奴才望見煙氣沖空。寸心如割。即馬步官兵。
無不憤恨。即欲拼死一戰。因該夷已踞守安定門。一經決
裂。轉於撫局有礙。此皆奴才督率無方。恇怯無能。以致該夷
如此猖獗。現經恭親王節次給與照會。撫局漸有就緒。已
定於本月初八日。踏看住宿地方。初九日給與銀兩。初十
日定議。有無變更。尚難懸定。所有北面之防。未使稍鬆。前

飭營總穆騰額。已革守備李萬年。前往古北口。查看地利形勢。並將熱河官兵撤回。守護

園庭。古北口雖有馬隊。尚形單薄。所有密雲提標官兵。前經飭令回營。奴才現已劄飭署提督成保。即日前赴古北口。帶領提標官兵。會同副都統烏蘭都。妥為布置防守。並飭令密雲協領恩成。選擇官兵五百名。前往古北口駐紮。以厚兵力。統歸成保管帶。至現在近京一帶。馬步官兵。為數甚多。雖係敗潰之餘。仍係當年勁旅。所有續調各省援應。均係綠營官兵綠勇。未必即能得力。且現在捻匪。時思北竄。不得不豫為防範。所有山東河南援應兵勇。擬請暫緩前

來。儻日內撫局已定。可否由奴才行文阻止。令其折回。以免

南路空虛之處。伏候

訓示遵行。至附京一帶。雖有土匪。乘機搶擄。經各處拏獲者。隨時

正法。並經出示曉諭居民。格殺無論。近日稍形斂跡。其京

北密雲等處。均有養病養傷官兵。此外潰散官兵。隱於各

處者。亦所不免。奴才已面飭成保。沿路查看。除病傷之外。俱

令來營歸伍。如查有擾累居民情事。即行就地正法。奴才仍

另行派員各處稽查。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奏。派員防守古北口情形一摺。據稱

和議漸有就緒。有無變更。尚難預定。古北口雖有馬隊。尚形單

薄。現飭成保帶領提標官兵會同烏蘭都布置防守。並令密雲協領恩成帶兵五百名。前往駐紮。統歸成保管帶等語。俱著照所議辦理。至山東河南撥應兵勇。前已有旨諭令慶㒽文煜等行至直隸境內。即行紮住。聽候調遣。該大臣無庸再行文阻止。附京一帶。土匪肆搶。前經該大臣等奏稱已派西凌阿帶兵在清河紮營。朕聞該處併無官兵駐紮。該都統係在何處避匿。著僧格林沁等查明叅奏。仍責令派出各員認真查拏。即行正法。不得有名無實。

甯夏將軍奕梁奏。竊奴才於八月初五日。將甯夏滿洲營選派官兵一千餘員名。繕摺請

旨助勦緣由。具奏在案。頃接陝甘督臣樂斌函商擬先派官兵五百餘名。並添派凉州莊浪滿洲營官兵五百員名。共一千餘員名。趕赴通州軍營。以資防勦。旋准護理陝甘總督林揚祖來咨。據督臣樂斌函開。接到陝西巡撫譚廷襄咨稱

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諭直隸山東山西陝西等省。調兵赴通。已據報陸續起程等因。欽此。恭錄飛咨前來。並稱夷情驕悍。恐未必遂能就撫。亟應厚集兵力。以壯聲威。迅照陝甘督臣樂斌函內情節。照數遴選精壯官兵。配帶軍裝器械馬匹。催令速急起程。馳赴通州。聽候調遣等因。咨請即趕緊照辦。惟恐有誤

事機。遂將前次奏明豫備調遣通州助勦官兵一千餘員

名內。復加選派得力之官十六員。精壯兵五百名。分配軍

火器械。作為二起前進。所有派往協領依鑑額。管帶頭起。

於八月二十日起程。協領色普征額。管帶二起。於次日起

程。各給咨文。迅赴通州大營。以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山西巡撫英桂奏。竊臣欽奉

上諭。夷兵直犯京師。勢甚猖獗。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等因。欽

此。當即欽遵飛咨大同鎮臣慶德。帶領本標官兵二千名。

臣在省挑選精兵一千名。各赴

京城取齊。相機勦辦。並調平陽營參將珠爾杭阿等。兼程來
省。將各兵分起管帶。一面調取馬匹。以備應用。將大概情
形。先行馳奏在案。茲據帶兵將領。先後來省。所調營馬二
百匹。亦經到齊。本可星夜趕行。適值陝西官兵。尚未全出
晉境。民間車馬。不敷周轉。已令分作三起行走。臣隨後督
率前進。定於初六日。備帶餉需五萬兩。星夜起程。
硃批。知道了。
英桂又奏。正在拜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六
日。奉
上諭。現在該夷直撲圓明園。焚燒街市。大肆猖獗。著英桂趕緊統

帶精兵。星夜前來。毋得遲延等因。欽此。臣已先派平陽營叅將

珠爾杭阿等。管帶省標官兵。分起前進。並咨大同鎮臣慶

德。由宣化府一帶。至近京取齊。相機攻勦。第恐兵力尚單。

應再添調太原鎮標官兵五百名。派委太原城守尉慶瑞

統帶。作為後路應援。以資得力而壯聲威。

諭軍機大臣等。據英桂奏派兵分起前進等語。據稱先派叅將珠

爾杭阿。管帶省標官兵前進。併咨總兵慶德。由宣化府一帶至

近京取齊。復添調太原鎮官兵五百名。派城守尉慶瑞統帶。作

為後路。除珠爾杭阿等。所帶官兵。應隨英桂駐紮直境外。其慶

德所帶一軍。如由宣化而來。亦可留於京城西北一帶。李輔土

匪。著勝保斟酌辦理。本日據袁甲三奏。已派張得勝帶得力勇丁一千二三百名起身。並穆騰阿自請帶馬隊一百名前來。都興阿尚無起程之信。如穆騰阿先到。即著該都統幫辦勝保軍務。其苗練一軍。據傅振邦奏。苗沛霖稟稱自淪南一挫。尚須再加整頓。未能遠出。該提督已派協領恆齡等帶兵勇一千五百餘名赴京。到時著歸勝保調遣。至山東曹勇三千名。據杜翻奏稱。進康侯等統帶。已於九月初一日起身。現因捻匪意圖北竄。山東南境空虛。已諭令杜翻。文煜。酌量令此項團勇折回。隨德楞額助勦。如日內業已到京。即著勝保察看。斟酌去留。並籌給糧餉。毋令缺乏可也。

又

諭前據恒福奏稱本月初八日可以抵口現在當已駐紮該處設立糧臺所有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黑龍江馬隊二千名並僧格林沁新調之密雲官兵五百名均應由糧臺支放口糧本日據戶部奏稱密雲縣收存僧格林沁糧臺餉銀十八萬九千兩請解熱河此項銀兩即著恒福派委妥員提至古北口糧臺以資接濟仍責令經手委員核實支放毋得虛糜是為至要

壬寅直隸總督恒福奏稱擬於九月初二日在長新店行次將探明道路剋日馳赴古北口駐紮等情奏明在案拜摺後即於初四日自長新店啟程繞道玉泉山後之洪山

口行走。途次詢之居民。據云前日尚有夷人。在彼登高瞭
望。南北海汊。尚有夷艘。該夷出没無常。時有夷隊四處巡
探等語。督是日經過該處。未經見有夷人。旋即由昌平州
屬之沙河。順義縣屬之石槽村。暨懷柔密雲等縣前進。察
看沿途地方情形。均尚安靜。督於經過各縣時。接見該縣
令等。諭以
聖駕現駐熱河。所有各省奏報。以及夾板欽奉
硃批
廷寄等件。往來馳遞。最關緊要。有驛州縣。除額設馬匹外。酌量道
路遠近。再行設立腰撥。其無驛處所。趕緊購買馬匹。妥為

添設。業經札飭昌平州。順義、懷柔、平谷、密雲等州縣。一律
趕緊照辦。並分札該管之霸州道、北路同知、轉飭遵照。一
面札飭省局司道。在於通省有驛州縣內。酌調協濟。復於
道經密雲縣。會晤副都統玻崇武。屬即選派駐防官兵。分
赴
京城。及海淀等處。往來輪流偵探。該處有無聚動情形。隨時
馳報。以期聲氣相通。並於九月初八日。行抵古北口。所
有駐口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並續調各官兵。一切應支
口分。遵即議設糧臺妥為支應。並據臬司吳廷棟詳稱。該
司已於本月初五日。遵

諭由宣化府啟程前來。日內亦可抵口。一切程臺驛站應辦各事
宜。一俟該司到口。奴才即督同詳細籌辦。不敢稍有疏忽。以
冀上慰
宸廑。伏念奴才前次奏請隨
扈。欽奉
硃批。勿庸前來。俟夷務定局。迴鑾時。赴口接駕等因。欽此。奴才現既
奉
命赴口駐紮。業已馳抵口上。相距熱河不過二百里。近依
行在。瞻戀彌殷。惟有籲懇
天恩。准令奴才馳抵熱河。泥首

宮門。叩求

聖訓。俾一切應辦事件。得有遵循。不勝瞻戀待

命之至。

硃批。知道了。汝現已抵口。一切籌畫糧餉。疏通文報。暨嚴查奸宄。

彈壓地方。在在均關緊要。仍著暫緩來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明奏。帶兵馳赴熱河。並據實山奏。盛京官

兵。亦由喜峯口行走等語。諒該將軍業已起程前來。現在古北

口設有防兵。布置尚為周密。喜峯口一帶。無兵防守。甚屬空虛。

著玉明行至該處。體查情形。即將所帶官兵。留於喜峯口。或分

紮白馬關等處。以資守禦。所需糧餉。前已批示該將軍。妥為籌

盡。如一時不及接濟。著就近由山海關糧臺支領。玉明著仍馳赴行在。此項官兵。即交帶兵各員。嚴加約束。隨時操練。並分布要隘。認真盤查。是為至要。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恒福奏。現已抵口。并懇馳赴行在。已批示暫緩來見矣。黑龍江官兵。陸續由熱河赴口。不日即可到齊。現在兵數既多。必須大員統轄。以一事權。所有西安馬隊一千五百名。黑龍江馬隊二千名。密雲步隊五百名。均著歸恒福調遣。此項官兵。素稱勁旅。著督飭各帶兵官。勤加操練。不可令其日久生疲。至密雲縣暫存僧格林沁糧臺銀十八萬九千兩。現在曾

否全數提到。各項官兵口分。即由此款動用。仍照户部議定防兵口分。按數支發。當此軍需浩繁。經費支絀之時。務當嚴飭辦理糧臺各員。撙節出入。覈實支銷。毋稍虛糜。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